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乃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

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焚之矣。二夫子於此。旣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荅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

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

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予重之爲此書釆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今名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

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蓋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

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

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言語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

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皇極辨 論皇極訓大中之非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之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

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

氏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葢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巳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巳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巳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巳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毋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觀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訓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

糊徇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合於中之義
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
如其所指之云者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
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
教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
否貿亂而禍敗隨之而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
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嗶之計而已
不知其禍之至此耳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
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
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

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

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踈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之豈汩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以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

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

冠其篇云·

講禮記序說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

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

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理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

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

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輙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盖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别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

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物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

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閒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詔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之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餘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答李方子 論六經不可求奇

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求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傳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

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何差異耶

答呂子約 論四書學問根本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

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也

答呂東萊 論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凡欲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

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

答陳體仁 論詩爲樂而作之非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敎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

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

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不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

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

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

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

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

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

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

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

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

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論春秋先後之學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

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

答胡平一 論春秋書正之義

所諭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諭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其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 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

刻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

答李季章 論脩正儀禮之義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

人不曾看便爲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答趙幾道論近世讀史之失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

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

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略爲分解否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耶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卽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拄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

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辯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辯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

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詳其所短慕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間有議其失者則涔涔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折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曹子野 論史漢通鑑之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其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

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經史類

語錄

易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淳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

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爲魂屈爲魄義剛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方子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道夫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

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

人大抵多是垂戒　賀孫

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　賀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淵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木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他不住。義剛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賀孫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蒙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已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淵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眞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淵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德明

巳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僩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

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道夫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賀孫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學履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僩

間橫渠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卽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廣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在甚時死淵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方子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必大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方子

日家四廢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 僩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 閎祖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面前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僞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義剛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麄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淵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浩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淵

尚書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義剛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有郢書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川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己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謨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

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
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
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
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
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
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俞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
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
其本意也銖

問讀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卻云便將眾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眾說看必大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大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他底是

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卻有說得文義的當者僩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義剛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衛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爲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

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
邦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人傑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
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於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
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義剛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
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
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
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

曰仁之道以害之　道夫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衮入關陝一派東衮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爲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値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溢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爲治河器竟亦何

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
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
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爲至漢
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
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
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
低處用工賀孫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
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

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荊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

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辯。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義剛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義剛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大

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强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强爲之解釋終是可笑。雉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註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誤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卽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幷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泳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揚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

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

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道夫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

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

政而已僩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已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

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

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

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爲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道夫

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又鼎中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

箕則風。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爲風。風所以好風。風恐未必然。僩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兹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僩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僩

詩經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振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賀孫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爲邶鄘衛曰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
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
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
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
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
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
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
處去僞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大雅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燾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僩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

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

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燁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木之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方子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僩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旣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人傑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

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

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爲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爲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删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媺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諡之美惡有得惡諡及

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皴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决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則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

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僩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揚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雎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鷙而有別之類。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

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道夫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

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舉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文蔚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僩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僩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彖象者。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士毅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㝢

春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閎祖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晅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事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謨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爲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

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莊祖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廣

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

須帶一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閒有爲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斯

左氏見識甚早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端蒙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大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必大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却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㽦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文蔚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

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　僩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友仁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

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 文蔚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眞宗旣崩始以三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 人傑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 時舉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

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 揚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淳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 義剛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 淳

儀禮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嘗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廣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然亦講明道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　賀孫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廣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

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
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
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
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賀孫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看
來全以爲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爲變禮
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
禮爲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
看也 僩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

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文蔚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爲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

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僩

周禮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郤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郤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郤不曾行得盡文蔚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子五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眞箇盛水不漏。廣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别有通變之道。去僞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内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宮則巫蠱之事安

從有哉　道夫

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僩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

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個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卻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有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爲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卻到處視之以爲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卻小四簷卻濶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

方見得決然是如此。榦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方子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

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 僩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 文蔚

小戴禮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祭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卑處

卓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

嘗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義剛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 必大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 夔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

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爲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爲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僩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爲猶子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道夫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 必大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 人傑

謂帝者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銖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討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泳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燾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僩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人傑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僩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

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温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思量着 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方子

一倡而三嘆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爲三嘆息非也 僩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僩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卽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僩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 人傑 去僞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升卿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

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

之德。横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文蔚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君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君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

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

類求之耳。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謨

大戴禮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廣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朱子卷十二終